

穆 斯

百 萬 富 翁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百 萬 富 翁

穆 斯 塔 芬 著

凌 山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北 京

書號 27

字數 165000

百 萬 富 翁

著 者 穆 斯 塔 芬

譯 者 凌 山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30001-40000

一 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定價 9.200 元

一 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四次印刷

Г. МУСТАФИН
МИЛЛИОНЕР

據 Soviet Literature No. 4, 1950 所載 B. Isaacs
英譯 The Millionaire 翻譯。

作者介紹

「但願我們的心臟跳得更快一點，它的目標是人類希望的高峯，」穆斯塔芬的小說卡甘納克、別爾西耶夫裏邊的人物之一這樣說道。趕快把昨天的夢想變成今天的現實，就是這位著名的哈薩克作家書中的主題。

穆斯塔芬生於一九〇二年。他是一個哈薩克農民的兒子，在一個農場上工作到十八歲。十月革命把文化、科學、藝術和文字帶給一向落後的哈薩克人，給工業和農業的突飛猛進打下了基礎。僅僅受過兩年初級教育的青年穆斯塔芬熱切地抓住當時提供他的受教育的機會。他一面做工，一面長時間地堅忍地學習。在二十年的過程中，穆斯塔芬改了幾次行：他作過卡拉甘達一所大工廠的裝配匠和機器匠，在民兵隊裏服過務，給報紙寫過稿子。他旅行各地，了解風土和人民。他由新聞採訪轉向長篇論文和特寫，一九三八年以小說家和劇作家的身分露面了。

穆斯塔芬的第一部主要作品是敘述卡拉甘達的哈薩克礦工的長篇小說——生或死。在題名謝茲加茲干的長篇特寫中，穆斯塔芬描寫了哈薩克斯坦銅礦工人和工程師的生活和日常勞動。

他敘述哈薩克集體農莊生活的兩部長篇小說，卡甘納克、別爾西耶夫和百萬富翁，確立了他那作家的名望。

卡甘納克、別爾西耶夫是一個哈薩克集體農莊莊員的名字，因為他在農業方面的輝煌經驗，也因為他發起了後來普及哈薩克斯坦全境的突擊秋收運動，他成為全國馳名的人物了。

蘇維埃政府命令保證穩定東南乾旱地區的收成，別爾西耶夫用保證每公頃收十噸黍子的方式來響應。他超過了預定額的百分之二十五，因而打破全世界的紀錄。他的成功和因而獲得的新的經驗，使別爾西耶夫負起一種新的任務，——在下一年收二十噸，並且他也完成了這個任務。

別爾西耶夫說道：「假如一個人對將來有信心，任何工作都不能使他疲乏。他的信心會給他力量，也給他勇氣。」

在卡甘納克·別爾西耶夫這部小說中，穆斯塔芬表明，一個對勞動抱創造態度的人的實際工作，可以使科學進步。爲了慶賀別爾西耶夫的顯赫成績，李森科院士寫信給他說，他的收成已經超過科學家們最精密的估計。『著名學者把糧食收穫量的限度定爲每公頃二十噸，』李森科院士寫道，『這些估計是以植物吸收日光力的數量來作根據的。你跨過了這些估計，因而表明收穫量是靠人來決定的。』

卡甘納克·別爾西耶夫和百萬富翁雖然是兩部各自獨立的小說，讀者可以把這兩部書看作一幅完整的全景的兩個部分。不過，小說百萬富翁描寫出哈薩克集體農莊莊員生活的一個新階段，他們的驚人成就多多少少把共產主義的曙光所照亮的前途指點出來了。

2411-715

第一卷

「阿曼格爾狄」集體農莊的大會一直開到很晚。甚至最不受當衆說話的農莊更夫馬米特爺爺那天也說了話。至於饒舌專家別伊新，他已經發過兩次言了。會中意見紛歧。有擁護賈吉普的，有擁護焦馬特的。

焦馬特：我們的賈吉氣派太小，因此他對什麼事兒都滿足。像這樣安於小成，等於扯集體農莊的後腿。唯有大志願才能有進步，所謂大志願，就是大氣派。

賈吉普：看你往哪兒衝，瘋子！脚前就是無底深淵。

別伊新：（向焦馬特）你先試着爬賈吉普已經走過的山路吧。……

會開得很熱烈，而這位很有身分的主席賈吉普，還是慢條斯理地不肯付表決。

「請大家打開胸懷，多提意見……」他說道，誰也無法從他的語氣中分辨得出這是諷刺還是稱讚。

他一聲不響地坐在那裏，像往常一樣低垂着眼睛。他似乎同樣漠不關心地聽聽他的和反對他的人的意見。只是他那瘦黑的臉變得像紅磚一樣紅。

「賈吉，還是把決定告訴我們吧……」終於有些人這樣說。

「賈吉普於是從容不迫地站起來，清清楚楚地說道：

「我們決定服從多數。贊成農莊管理部認可的計劃的——請舉手。」

賈吉普代表農莊管理部提出的計劃通過了。賈吉普宣佈散會。可是，到剩下他一個的時候，他陷入了苦悶。不錯，大會擁護他，但是激烈的爭辯在他心靈上投下一個暗影，因為許多莊員在表決時是反對他的計劃的。他正坐在那裏思索着剛才的情景時，焦馬特回到辦公室來了。

「不要見怪，」焦馬特一面說，一面穩步走向主席去，「我就要去區中心，我一定盡力使大會的決議案得不到批准。」

賈吉普把他旁邊一把椅子指給他。

「坐一會兒吧……」

焦馬特照辦了。剛才爭辯的熱情還沒冷下來，他的雙頰依然發紅。他顯然不耐

煩聽賈吉普要對他說的話，急着想走。不過，賈吉普却總是不慌不忙的。他冷靜地坐在那裏，把手指扳得噼噼啪啪地響。四週靜寂無聲，連外面的狗也不叫了。

『我五十二了，』賈吉普終於說道。憂鬱的表情還沒有從他臉上消失。他眯細了眼睛，把每一個字說得清楚、有分量：『其中一連十五年，是當我們集體農莊的主席。在我接管這個農莊的時候，只有三十所房子，現時有一百五十所了。那時只有三十頭牲口，現時有一萬頭。那時只有三十公頃耕地，現時有一千五百公頃。告訴我，這是真的嗎？』

『不錯，』焦馬特立刻回答道。

『那末你說的氣派太小是什麼意思？你怎麼說我扯集體農莊的後腿？』

『成功不能僅僅用過去衡量，也應該用將來衡量。』

他們倆都不出聲了。談話就像用刀斬斷了。

『不錯，似乎我們在這上頭的看法不能一致。呵，得，上區中心吧……』賈吉普說罷，就離開了辦公室。

星星在沒有月亮的天空閃光。七曜星已經過了天頂。賈吉普一面走，一面深深地

呼吸那新鮮的冰冷的空氣。一片寂靜，只有脚下踏雪的聲音。村莊酣睡在白色的寬闊的草原中間，好像潔淨的搖籃裏一個包着襁褓的嬰兒。賈吉普放慢了脚步，向周圍張望。他那時就宛如一個深夜醒來的慈母，俯身去看她搖籃裏的小寶貝。他走過一所一所的房子，想起每一所的歷史——那些樹使他記起它們還是樹苗的時候。

『這裏本來沒有這個，現在看哪，都長得多大了……』賈吉普自言自語道。

是的，所有這片龐大的經濟建設，都是在他的眼前、在他的管理下成長的，因此，這裏的一點一滴對於他都有一種特殊的解釋和意義。直到今天，政府和集體農莊莊員，除了感謝他以外，沒有第二句話。兩個勳章——他的聲望的表記——在賈吉普的胸前閃着光。就是在這時候，他依舊相信，他的威信是無可訾議的。不過他無法擺脫一種煩惱的心情。

最使他苦惱和困惑的是焦馬特的行爲。焦馬特是他的助手，也是他的知己朋友。爲什麼他現時會不了解賈吉普呢？賈吉普從不盲動，總是就布裁衣。他相信他多年的經驗是沒有缺點的，由他培養起來的集體農莊也是沒有匹敵的。所以，他把那個說農莊還得提高水平的人，看作妄想跳到月亮去的發狂的獅子。

線。

「只要放縱了那種瘋狂的想頭，」賈吉普想道，「你就會跌到懸崖去……」

他滿腹心事地往前走，突然打了一個跟頭。賈吉普彎下腰去，從雪裏拉出一段電線。
「這東西是用得着的，」他說着，便把那段電線帶到鐵匠作坊去。
他在這裏逗留了一會兒，察看那些機器。已經修理好的機器擺在等待修理的機器旁邊一點兒。

「他們的修理工作大有進步。阿克米特那傢伙不錯，」賈吉普愉快地想道。

突然他聽見一種柔和的鼾聲。賈吉普輕輕走近發出鼾聲的穀倉，看見他的朋友，和他同歲的農莊更夫馬米特在那裏平平靜靜地睡着。賈吉普偷偷地走近他，把他的全副重量壓在那個睡着的人的身上。

「救命呵！殺人了！」馬米特大叫道。

「呸，魔鬼！你倒會叫！」賈吉普一面說，一面起來。

「怎麼一回事呀，你瘋啦——像這樣嚇人？」

「你不該睡呀！」

「我準是打過一個盹兒了，」馬米特不安地說道。

「家裏才是睡覺的地方，你這懶骨頭！」

「你就知道在夜間到處跑，你這老無賴……」

「沒關係，當心別再睡了，」賈吉普說道，他試了試穀倉上的掛鎖，就繞着房子走開去。

馬米特在他後面跟着走。

「開會的結果怎樣？」他問道，「我在散會以前就離開了——你們開得這樣久……」

「還會怎麼樣？他們通過了我們的計劃……」賈吉普回答道。

「我以爲他們一定通過。那個焦馬特一直在打岔……」

「不會吧？」

「當然啦！他不是說你氣派太小，扯集體農莊的後腿嗎？噯，我們的罪過！我倒要知道，是誰把我們的集體農莊弄成這個場面的？」

「沒有關係，馬米特，不過是急性子的青年……」

「阿克米特從什麼時候起變成青年啦？不是的，他們幹不出什麼好事兒。」

賈吉普沒有回答，繼續走他的路。經過馬米特剛才提起的阿克米特的家，賈吉普突然記起阿克米特當天沒有到會。或許他病了？鐵匠家裏的窗戶射出亮光，賈吉普決定進去。

賈吉普走近時，看見房子外面拴着一匹馬。他認得那是阿克米特的灰栗色的母馬。牠渾身是汗沫和白霜。一隻看羊狗開始吠起來，阿克米特聽見吠聲親自跑出來。

「誰呀？」他問道，「是你嗎，賈吉普？出了什麼亂子嗎？」

「一切正常，」賈吉普高聲回答道，「你怎麼把馬跑成這樣子，我們的財主？」

「財主該死……」阿克米特一面咆哮，一面領賈吉普進屋。

餐桌已經擺好，上面放着一個發亮的緩緩煮沸的銅茶炊。阿克米特的老婆齊里哈拿進一些點心，開始把茶斟出來。

「我們喝口伏特加吧，」阿克米特說道，「我冷得入骨，也累了……」

齊里哈出去一會兒，拿進半瓶伏特加和一大塊肥羊肉。

「你們倆今天情緒都不好，我看得出來，」她快活地說道，「喝一盃吧，振作一下……」

『我們的財主爲什麼情緒不好？』賈吉普問道。

不等齊里哈回答，阿克米特說道：

『我但願我的財產沉入海底！沒有人照料牠們。孩子們都還小，我老婆和我一早去農莊，家裏又有這麼多牲口。如果你不願丟掉這些牲口，你就得照料牠們哪。就在今天就走失了一頭牛。我找遍了草原，白費氣力，連影子都沒有！許是給旋風颳走了，要不就是有了鬼了。』

『你總會找到的。大概是蕩到什麼地方去了。』

『可是我不能丟下鐵匠作坊的工作去找呵。牠簡直不知在幹些什麼！……』

賈吉普整個強壯的身體笑得顫抖起來。

『你不能跟一頭牲口動氣呀！』他笑着說道。

阿克米特一聲不響地坐了一會兒，好像盤算什麼，隨後突然平心靜氣地說道：

『假如你願意知道的話，我是生你的氣，賈吉普，並不是生牲口的氣。不管有牛還是沒有牛，我老婆和我都不得安生。這些牲口佔去我們所有空閒的時間，不讓我們安靜。』

賈吉普繼續大笑下去。

「人是真難滿足呵！」他說道，「發了財，他不滿足；發不了財呢，他更不滿足。」
「噫，不是這麼說，等一下……」阿克米特插進嘴去。「你不明白我。集體農莊成了功，發了財。……可是請你告訴我——我們可曾把這些財產運用得當？」

「你要什麼呢，我的好人，我真不明白你。」

「我來告訴你。聽清楚！現在我們把錢存在儲蓄銀行，什麼時候我們用錢，我們就去取。我們把我們的公債券也存在銀行，還要付保管費。為什麼我們的畜牧場不能照這樣辦呢？畜牧場可以保管我們的牲口，由他們照顧、餵養、加以繁殖，然後向我們收費。這樣就可以免除我們養牲口的一切麻煩了。」

「噯呀！聽他說的！」齊里哈招着她的頭巴驚奇地說道。

「他和焦馬特要一下子跳到共產主義呢，」賈吉普說道。

「我只要求一件事，」阿克米特咆哮道——「我的福利和集體農莊的福利。」

他們靜下來。阿克米特又斟滿酒盃。隔壁房間傳來一陣哭聲，齊里哈跑去哄孩子。她回來時，阿克米特恢復了間斷的談話。